




# 續說戰國文字的「麥」和「麥」 之字\*

郭永秉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戰國楚文字的「麥」和「麥」之字，學界在基本揚棄了釋這些字或其聲旁為「垂」的意見後，長期誤以為這些字或其聲旁是「來」得聲的。綜合何琳儀、張世超、程鵬萬等先生的意見和學者舉出的葛陵楚簡及新發表的清華簡繫年的「陵」字寫法，可知戰國楚文字中的「麥」並不「來」，戰國楚文字大量可見的類似鄂君啟節銘文的「陵」字，是從西周金文夬伯鬲寫作的「陵」字異體自然演變並簡省的結果。戰國秦、齊兩系的「麥」寫法則來自「麥」的傳統一路寫法。經過分析可知，戰國楚文字「麥」旁寫法有著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徵，清華簡繫年「陵」字的寫法似說明此篇的抄寫時代或其底本比較早。上博簡容成氏的字，過去被誤釋為「迷」，是對戰國楚文字的「麥」和「來」的界限不夠明晰的緣故。根據武陵王戈和包山簡「陵」字的一些特殊寫法，可以將上博簡從政的字釋為「麥」。

關鍵詞：戰國文字 麥 陵 容成氏 從政 繫年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華簡時代特徵及文本源流的語文學研究」(批准號：14CYY058)的階段性成果。本文構思時曾與鄒可晶兄討論，匡我未逮；文成後又蒙裘錫圭、吳振武、趙平安、陳劍、宋華強、程鵬萬、周忠兵、鄒可晶等多位先生審看指正，裘先生和陳先生還提出了重要的意見和建議。此文又曾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年11月25-26日)上宣讀，會上承蒙主持人許學仁先生和評議人陳美蘭先生以及董珊先生、蔣玉斌先生等指教。會後根據裘錫圭先生的教示，將全文重新修改，並蒙《院刊》兩位審稿專家審閱小稿並提出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以衷心謝意。

戰國楚文字的「陵」，大量地存在𡗗形的寫法，因其形體與「陲」字乍看極肖，長期未能得到正確辨釋和分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于省吾先生改釋鄂君啟節地名「襄陵」為「襄陲」，認為節銘和曾姬無卣壺、楚帛書的所謂「陵」字與古文字中的「陵」字「迥別」，故都應改釋為「陲」，以為「襄陵本應作襄陲，陵與陲形近易」。自《史記》誤『陲』為『陵』，晉人寫定《紀年》遂因之，各家釋此節者也因之，不知本應作襄陲，四版《金文編》從于說釋「陲」。<sup>1</sup>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鄭剛先生提出，鄂君啟節所謂「陲」字所 之聲旁的上部並非「垂」字所 的「𡗗」，而應是「來」，楚文字用作「陵」之字不能從舊說認定為「陲」字，實應分析為 阜、土、來聲（來、陵聲母相同，韻部之蒸對轉）的「陵」字異體。<sup>2</sup> 後來的研究者對於大量發現的楚簡資料中確定無疑的「陵」字，多在鄭說的基礎上進行文字學的分析，<sup>3</sup> 最近有學者更將楚文字中的「陵」全部分析為 「來」聲，<sup>4</sup> 將其說推展到了極致。不過，堅持戰國「陵」字從文字學角度應釋「陲」的學者，迄今仍亦不乏其人。所以戰國文字的「陵」到底應怎麼分析，似乎尚未取得廣泛共識。

從越來越多的新資料、新研究回看楚文字的「陵」，可知釋「陵」完全可信，同時也可知楚文字「陵」字其實並不 「來」聲。

何琳儀先生 1986 年發表的 長沙帛書通釋 一文中，曾對子彈庫楚帛書「陵」字發表過如下意見：

- 1 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年第8期，頁442。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39。三版《金文編》亦釋曾姬無卣壺之字為「陲」，見容庚編著：《金文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730。
- 2 鄭剛：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1988年中國古文字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收入同作者《楚簡道家文獻辯證》（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61-75。
- 3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等先生編著的對「陵」字的隸定即可以反映目前大多數人對楚簡這類「陵」字的認識，參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等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502。
- 4 周波：試說徐器銘文中的官名「賈尹」，《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97-98。